

# 情牵岁月 走进春天

□ 杜景云

□ 钟寿军

## 细雨风铃



歌词中唱到，“时间都去哪儿了？”回首过往，时间组成了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画出了我们人生的年轮，流出了我们澎湃的生命之河，历经了我们多姿多彩的人生四季。

读诗、看剧，从远古到今天，人生的情感故事，讲了一遍又一遍，读者仍然不忍释卷，观众仍然不吝溢热泪。也许就是在别人那段故事里，我们忽然看到了自己心头的遗憾，忽然回味到他的真情缱绻，忽然想起了故乡的父母，心头的那段隐身的感情闸门也被瞬间打开，轻轻感叹，默默流泪。

读罢红楼梦，我掩卷沉思，如果再给林黛玉一次重来的机会，她是选择痴和尚指出的“远离尘世，一生不得听到哭声”的孤独终老？还是再次选择与宝玉的相知相恋，历尽情劫，做《葬花诗》，唱《相思曲》泪尽而亡？我想，林黛玉仍然会选择与贾宝玉相知相恋，哪怕没有结果，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本身就值得她付出一切。

想到这里，不禁又让我想起一段爱情故事。苏轼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为夫妇，王弗年轻貌美，与苏轼恩爱情深。可惜王弗二十七岁英年早逝，留给了苏轼无尽的悲凉和哀伤，尽管他这样的大文豪，身边不会少了女人的陪伴，但对亡妻的思念却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。王弗死后十年，他历尽了政治上的磨难，梦中又与亡妻见

面，一腔思念和无奈化作泪水倾斜而下，一首记录梦境的《江城子》也感动了无数读者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”。一段情，牵绊了十年，午夜梦回，又何处诉说衷肠？尽管写这首词的作者是千年前的古人，可诗词中的那份思念，仍然感动着无数读者，令那天的梦境封印，成为读者心中一块永远定格的时光琥珀，不论岁月如何流逝，真情永远熠熠生辉。

有情相牵，生命才有了更多的意义。常常有这样的例子，一位病人膏肓的老人弥留之际，为了等未归的儿女，可以奇迹般的延续生命，当见到心心念念的那个人时，才能安心离去；为了爱人，女子可以苦守寒窑十八载，化作“望夫石”，便有了大江南北都听到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这首凄美的歌曲。当然，还有为了民族的骨气，英雄们慷慨赴死，让那份豪情化作碧血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

有情相牵，大漠黄沙中有了舞姿绚烂的飞天画卷，寒冷贫瘠的黄土高原孕育出激情四射的安塞腰鼓，滴水成冰的北大荒演绎出荒滩变良田的奋斗奇迹，岁月中响彻中国人上天入地，实现民族复兴的铿锵脚步声。

带着化茧成蝶的经历，尽管仍然又是那个季节，我们却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。岁月多彩，是因为每个季节都留下了我们不可复制的人生画卷，岁月有情，一个个精彩故事如珍珠般镶嵌在记忆之中，人生才成了一座永远值得探寻的情感宝藏。经历潮起潮落，生命的年轮才有了长度和宽度，生命之树才有了孕育一树树繁花的深厚营养。



当新鲜泥土的气息越来越浓烈，当屋顶的雪融化滴落到檐下；当背阴处的最后一块积雪消融，不知去向；当房前屋后的柳枝终于鼓起勇气，吐出稍显稚嫩的叶子，这就意味着，大兴安岭的春天来了。

春天到了，所有的苍凉，都在逐渐消退；所有的阒寂，都将重现喧哗；所有的蛰伏，都开始蠢蠢欲动。

推窗而望，天空一尘不染，阳光分外明媚。小区内的树枝上，楼外向阳的窗台上，站着数十只乃至上百只的鸟雀，它们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仿佛在讲述春天的故事。小区外，道路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脱下厚重的羽绒服，换上轻薄鲜艳的棉服，远远望去，仿佛绽放的朵朵山花。看，一个风姿绰约的春天，已经完成了梳妆打扮，要奔赴一场季节的邀约。

休闲广场向阳的长椅上，坐着不同

年龄的人。微风轻轻拂过，抚慰着一颗颗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，而变得焦灼的心。此刻，他们安然坐在那里，沐浴着母爱一样温暖的阳光，闭目养神，倾听春天由远及近的脚步声……

走进胡同里，从窗子和门缝里飘出的香味透露出春的秘密。那间宽阔的红砖房里飘出的炒黄豆的香味，说明春来了，他家正开启一年的酱事。从黄板房里飘出烹煮干菜淡淡的甜味，就知道他家趁春季蔬菜断档的机会，赶紧把上一年晒干了的白菜、萝卜缨子、干豆角丝派上用场，尽情地品味大地的馈赠。

来到河边，春，让积攒了一冬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冰封的河面仿佛铺展着洁白的纸张，中间被水润湿了，那是春喜极而泣的泪水涂满了面颊。河床厚厚的冰面炸裂塌陷了，那是淘气的春一脚踩踏上留下的深深脚印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虽然大地还没有披上绿装，可勤劳的农人已按部就班往地里运送粪肥了。春光里，每一户农家的窗台上，都摆满了一盆盆茁壮的秧苗，那是春许给大地的嫁妆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其实，大地上所有的欢乐与收

成，都离不开土地深情地眷顾。

大兴安岭的春脖子很长，由此，等待春天到来的日子是寂寞的。你以为时间还深陷在冬天，却不知道春天已经出发。人生也是如此，虽然理想没能如期实现，可这并不代表希望的春天不会到来。经过一段时期的耐心等待，激情澎湃的花蕾终会汲取充足的阳光和养分，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的鼓励下，迸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，“噗”的一声绽开花瓣，兀自吐露芳华。

人生之春在于自己去把握，不管身在何处，无论前方的路途多么遥远和泥泞，只要心向美好，拥有坚定的信念，保持自己内在的动力与节奏，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，迎来真正的春天，它永远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因为心中的春天，远比大自然的春天更生动，更恒久远。

前路漫漫，我们需要，为一路走来的春风鼓掌，为心怀感恩的春雨鼓掌，为每一个崭新的生命鼓掌……

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心怀梦想，带着繁花似锦的美好祝愿，借助蓬勃向上、欣欣向荣的气势，一起走进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## 如歌行板



### 游子吟

□ 书鸿

雅鲁河岸是故园，潺潺溪流绕青山。梦里还乡千百度，杜鹃丛中忆童年。春食柳芽晨雾里，夏餐黄花原野边。秋饮甘泉石崖上，冬驾雪橇天地间。年少离家步步远，归乡心切刻刻念。牧笛声声夕阳晚，游子时时盼炊烟。

这是小镇诗里的春天，春天不受边框的控制，任意地挥洒，随意地疯长，将乾坤装满。

左边伸出春的希望，刹那向四面八方蔓延，那柔柔的心结，那绿绿的浓艳，一直圈向天空的蔚蓝。

远山在缝隙里，忽隐忽现。

春风未留身影，也在叶隙里，穿来穿去，上面的灌丛，一团一团凸现，原野与湖畔。

下端的花呀朵呀，经风的亲吻，瞬间把爱，吐露羞涩，围成一泓圆圈的湖泊，你坐在春的名字里，照样开着。

□ 姜福山

## 春天里的诗 (外一首)

□ 姜福山

雨水之水

雨是春天，一张柔如水的脸庞，端端正正，将一冬积攒的心里话，从心灵窗口，尽情挥洒意境。

滴落田地，就是播种的穴位，让春夏有。

萌发的位置，蔓延以及疯长。

土地已经苏醒，等你微小的生灵，亮羽翅，润泽抖动，各自的声响。

二十四节气，皆是期盼，唯独你才是，最关键要素，万物生命之渊源。

正午的旷野被烈日晒烤，犹如火炉，蝉儿早已销声匿迹，野草在蒸笼似的生境里打起蔫儿，根须不管怎样努力，也抵不过茎叶的蒸发。

旷野里的树却苍翠欲滴，一棵或者几棵笑傲酷暑，茂密的枝叶撑起一片绿荫，给予一份清凉，让煎熬的旷野存有生机。

旷野里的树任凭严寒酷暑，根系深扎沃土，获取足够养分，你看那棵老松树，唤醒了百万公顷人工林的葱茏。

□ 包文军

## 旷野里的树

## 雪落有声

□ 韩玉皓

山里无风，林中静谧，清雪漫漫。我仰卧在雪地上，望着悠悠蓝天，没有丝丝微尘。闭上眼睛，听见雪花亲吻着树叶的声音，情暖入怀。当然，岭上落雪，不只是秋日里第一场雪的舒缓或急切。转眼进入冬季，“朔风吹，林涛吼，峡谷震荡，好一派北国风光”的雄性张扬盘踞在山里。天地混沌，卷起白毛雪，山林被风雪遮掩，峡谷被风雪笼罩，小镇被风雪挟裹。高高挂起的太阳只能看到一点红晕。今夜有暴风雪，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严寒，让塔头地隆起了一个个冰包，灰鼠、野兔们躲在洞里不敢出来。越在这时，山里恰是最激情的时刻，山里人与雪搏击，与雪共舞。雪和孩子们的性情最相投，爬雪山、打雪仗、抽冰尜、打雪爬犁，在雪窝里打闹嬉戏。河套里，冰场上，山谷间，孩子们的笑声响成一片。红头巾如霞般在风雪中飘逸，山林里，白桦间闪现着青年男女的身影，天地浑然的空间是青春激越的世界。此时，火车也加入了这热闹的和弦，高亢的笛声伴着风雪而来。炊烟恋着小镇，雪花伴着行人。卖豆腐的、卖黏豆包、清脆的一声喊，在风雪中萦绕回响。

雪，就这样昼夜不舍。需要放慢节奏迎接春天的到来！山里春天里的雪花却像一位新嫁娘，多了几分温柔，几分羞涩与几多浪漫。翩跹而至，柔柔地抚摸着你的脸颊，打湿了漫山遍野的达子香。山里人感觉春天的到来，正是山花绽放的笑脸，即使一朵山花开放，也能闻到春天的气息。大兴安岭的冰雪渐渐融化，天朗了，山润了，鸟鸣了，冬眠的花草树木都醒了。尽管岭上坡下，沟沟坎坎和铁道转弯的地方还可见到片片残雪，但是，急性子的报春花——达子香，还是顶着料峭春寒，一夜之间如火如荼地怒放了。她们就像红色的瀑布从对面的山坡上倾泻而下，一直流淌到脚下。久久徜徉在河边，只见对面的山上好似一片云飘了过来，没有气吞山河的气势，只在渐渐弥漫之中。不一会，就覆盖了整个山脊，顺山势而下，悄无声息地落到了河面上，落到了晶莹剔透的毛毛狗上，落到了我的身上、脸上，很快融化了，一丝丝的凉意与弥漫的花香一起袭来，沁润肺腑。

“达子香盛开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乡”。鄂伦春人的这句谚语，道出了山里人对达子香的喜爱。达子香，是生长在大兴安岭上的一种木本植物，因在极寒条件下开于百花之先，所以，山里人都

亲切地称之为“报春花”。达子香生命力极强。在严寒下孕育花蕾，生生不息。当初春来临，万物尚未苏醒时，已悄悄伸展出两片褐绿色的叶片，厚墩墩的闪烁着光泽。在两片叶子之间，深藏着一个个黄褐色的花苞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几乎是夜之间，满山遍野的达子香竞相绽放，开满了山山岭岭，林间坡下。一朵朵、一枝枝、一丛丛、一片片，似红云坠地，如烈焰满坡，从眼前铺展向远方。她们和山里人一起走过了严寒，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。而一代又一代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人们，在大森林顽强不息、砥砺前行，不就是这达子香的化身吗？不知什么时候，从山的那边飞来一块云彩，天上又飘起了雪花。山林、田野、小路、河水，在白雪映衬下，一切都清晰起来，鲜明起来。红色的花朵，因白雪的点缀，幻化成了一幅写意的水墨丹青。

春天不是由远方来到眼前，不是由天外来到人间，她原来深藏在万物生命之中，是从生命深处爆发出来，是生的欲望，生的能源和生的激情。天籁之音，隐于深山，岁岁年年。冰融了，雪化了，岭上雪韵幻化出新律，融入泥土，也融进了我的血脉……



大兴安岭是雪的王国、雪的故乡。在漫长的雪期中，这精灵时隐时现，或近或远，或轻盈飞舞或恣意张扬，总是不肯离开你的左右，伴随着人们一同走过，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。

我一直坚信，这天外之物是有生命的。走进静谧的森林，徜徉在冰封的河边，倚靠在白桦树下，穿行在冰筑雪盖的小镇，你便会惊奇地发现，原来落雪有声，且声声有情，入耳入心。春雪的浪漫，秋雪的轻柔，冬雪的豪迈，还有六月雪的“突然造访”，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韵味。所以，在大兴安岭生活了长达 27 年，我总是习惯一个人漫步雪中的山林，任雪沐浴，听雪落的声音，看雪霁的色彩，感受大雪在林间、河套、沟沟坎坎上流淌的神韵和涂抹的色彩。这时，五脏六腑如洗过一般，灵魂与天

